

国家教育部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基金项目

胡传荣 著

经济发展与 妇女地位的

变迁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women
women

WJ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基金项目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研究项目资助



207395175

胡传梁

G913.68

II457

经济发展与 妇女地位的 变迁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G913-68
II457

018089/04

WJ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395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变迁: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比较

研究 / 胡传荣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3

ISBN 7—81080—808—7

I. 经… II. 胡 III. ①经济发展—影响—男

女平等—研究②男女平等—对比研究—世界

IV. G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4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郑巧娣

印 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3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808-7 / G · 411

定 价: 17.2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妇女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发展之主流。80 年代末,随着以世界两大军事集团间的对峙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开始突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成为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90 年代中后期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将科技和教育提升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位置。

科技和教育在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以及在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不仅使人力资源的开发被提上世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情形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普遍共识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充分。但是,“人”这个概念绝不是空洞的,性别又是其中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迄今为止,大自然造就的人类两大互依互存的性别群体——男女之间长期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歧视与被歧视的不公正关系。有感于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对全球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严重阻碍,联合国于 1975 年召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为宗旨的全球性首脑会议——联合国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从那时起,提高妇女地位、增进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对世界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愈益为在国际政治领

域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的国际社会所认识。联合国 1979 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指出,“一国的充分和完全的发展、世界人民的福利以及和平的事业需要妇女与男子平等充分参与所有各方面的工作”;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政府文件《北京宣言》声明,“以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消灭贫穷,需要妇女参加经济和社会发展、男女有平等的机会并作为推动者和受益者充分平等地参加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宣言》中做出确保在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之中体现性别观点的承诺。

※ ※ ※ ※ ※

将消除男女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为事关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并加以解决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认真剖析后者与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之间的关系。

妇女的社会地位系指妇女作为一个类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相对于男性的位置,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大众文化等彼此间密切相关的多种范畴的综合概念。自近代以争取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妇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以来,经济因素作为妇女地位提高之基础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初期,一方面是迅速扩张的大工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推动贫困的劳动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并在投身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过程中提出在彻底改变现有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被作为家庭富裕之象征的中产阶级妇女奋力冲破家庭的束缚,要求获得与本阶级男子同等的就业、参政、受教育等各项权利。蓬勃掀起的妇女运动使妇女地位得到改变,这引起了哲人的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毕生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之伟业的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出发点,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而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活动家则将就业作为妇女获得人格独立和解放的关键。美国的夏洛特·吉尔曼所著《妇女与经济》一书认为,妇女受歧视是其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结果,它主张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妇女挣脱家庭的羁绊,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2]。在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掀起前夕的1963年,作为其领袖之一的贝蒂·弗里丹在其撰写的《女性的奥秘》中呼吁居住在郊外别墅,终日以相夫教子、充当贤妻良母为业,具备过舒适的物质生活的一切条件,惟独感到精神空虚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冲出家庭这个“舒适的集中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从事充分体现自身价值的职业的权利和机会,走自我实现之路^[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导致“妇女与发展”作为发展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出现。

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雅尔塔体系的出现导致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一批亚非拉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独立,独立于上述两极之间的第三世界开始崛起。二战期间实力被严重削弱的西欧国家亟须复苏经济,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则面临振兴本国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艰巨任务。出于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帮助西欧、日本重建经济,巩固资本主义阵营,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介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此视为与对手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以谋求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制定的欧洲复兴发展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促使西方国家将自己的经验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和推广,使致力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与增长”

的发展研究得以兴起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50—60年代,经济学家在发展研究中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增长上,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将自然而然地带动诸如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等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然而,60年代后期的统计显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贫困、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反过来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阻碍作用。70年代,人们注意到贫困还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不同性别之间,它基于对妇女的社会性别歧视。丹麦学者埃斯特·鲍斯罗普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通过以大量数据论证妇女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中的中心作用,批判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政策对妇女生产者角色的忽视,揭示了妇女地位不仅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反而日益下降的无情现实,提出了“妇女与发展”问题,促使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列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进入向来对妇女不屑一顾的国际政治的主流。随着国际妇女运动在“平等·发展·和平”旗帜下的蓬勃展开,不少学者开始深入探索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变迁的关系,并将之列为一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妇女与发展”研究提出三种观点:(1)妇女参与发展(WID)。此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最终会使社会财富逐步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阶层中去,也会令妇女受益,带来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这需要通过法律等形式为她们提供与男子更为平等地进入有酬劳动、教育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机遇。(2)妇女与发展(WAD)。它认为,妇女自始至终处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但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重了第三世界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使妇女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妇女应当在国家推行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方针的前提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谋求发展。(3)社会性别与发展(GAD)。它将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置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中加以考察,关注两性间不平等权

力关系的形成,关注性别不平等与阶级、种族、民族、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其他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及这些关系对妇女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男女两性间除自然造成的生理差别外,还存在着由社会造成的他们在心理、行为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后者构筑起“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等诸如此类的性别等级制,形成了双方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通过与阶级、种族、民族等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妇女长期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边缘。为此,它指出,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发地带来妇女的进步。后者的实现需要妇女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对现存的社会体系进行结构性的改造^[4]。还有一些学者在关注经济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间妇女地位的差异之后,得出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呈先负后正的“U”型态势的结论: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经济运行主体对赢利的追求会使作为劳动力的妇女的地位因其使用成本高于男性而下降;而当经济的增长带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上升和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享受各项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时,妇女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总而言之,会令其社会地位得以改观,但同时承认对妇女的歧视依然存在^[5]。但是,这些结论中有一些过于简单化,另外,它们大多针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不曾虑及前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情况。因此,它们的正确与否有待于在全面考察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家的妇女地位状况的过程中加以检验。

囿于资料获取条件的限制,笔者拟从经济、政治、教育这三个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相互联系的角度阐述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期国家、新兴工业国、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妇女的不同状况^[6],进而对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关系作一粗浅的剖析。

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变迁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目 录

前 言	妇女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提出	I
第一章	水涨船不高——发达国家篇	1
一、	日益壮大的职业娘子军——发达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	1
二、	由边缘到主流——发达国家妇女的参政历程	20
三、	挑战与奋进——发达国家的妇女教育	37
第二章	曲折的里程——转轨国家篇	49
一、	辉煌不再——转轨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	49
二、	在 V 字形低谷中蹒跚——转轨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	68
三、	难存的硕果——转轨国家的妇女教育	84
第三章	在“新”与“旧”之间——新兴工业国篇	97
一、	“进步”和“停滞”的反差——新兴工业国妇女的经济活动	97
二、	民主化大潮中的奋起与前行——新兴工业国妇女的政治参与	117

三、待修的阶梯——新兴工业国的妇女教育	131
---------------------------	-----

第四章 代价与奋进——发展中国家篇	143
--------------------------------	-----

一、投身于工业化大潮——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	143
二、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奋起——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	164
三、曲折的创业之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教育事业	185

第五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最不发达国家篇	201
-----------------------------------	-----

一、在底层——最不发达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	201
二、坎坷中的奋进——最不发达国家妇女的政治参与	215
三、求知路漫漫——最不发达国家的妇女教育	228

结 论 跌宕起伏——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变迁	239
-------------------------------------	-----

注 释	270
------------------	-----

第一章

水涨船不高——发达国家篇

一、日益壮大的职业娘子军—— 发达国家妇女的经济活动

发达国家系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代表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多达数万美元。1998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万美元^[7]。199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4^[8]。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所带来的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门类的增多、职业岗位的增加及劳动力需求量的上升等状况促使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随着生产方式在科技进步推动下的不断演进,她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同时,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利而进行不懈斗争,进一步导致其职业层次的提高和相关能力的增强;而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对经济贡献率的提高更为妇女通过知识的掌握、运用和创新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提供了多于以往的机遇。但

是,与男性相比,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其经济地位要低得多。

1. 从家庭到社会——发达国家妇女就业之门的开启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18 世纪工业革命前后,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由家庭手工业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由家庭转向企业,带来了生产与消费、生产活动与家务劳动的分离,男子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妇女滞留在家中专事生儿育女、主理家务的两性分工模式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之一。工业革命初期,一方面是家境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被禁锢在家中,她们的劳动因难以像男子的生产经营活动那样以货币的形式明码标价而受到鄙视;另一方面是在资本积累初期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大批劳动妇女为生计所迫,离开家庭,走向工厂,成为支撑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劳动力。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始于因投资少、见效快而被看好的纺织业,它的发展建立在大量吸收女性劳动力的基础上。18 世纪下半叶起,法国纺织业开始大批招收女工,1790 年,女工在法国毛纺织工业中占 45.6%^[9]。在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纺织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保持在 70%,纺织厂女工占工人总数的 67%。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女工一直占工人总数的 60% 左右。她们创造了本国 40% 的国内生产总值和 60% 的对外贸易额。1912 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国^[10]。纺织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上述国家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向被它们占领的殖民地倾销商品加强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自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作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支柱产业之一,各发达国家的纺织业不仅本身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而且通过带动与之相关的服

装、鞋帽等行业的发展促进女性参与有酬劳动人数的大幅度增加。19 世纪前半期,雄踞世界纺织业榜首的英国也是世界破布交易的中心。从事破布分类加工的部门雇佣的全部是妇女^[11]。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海外扩张的加剧以及由此促成的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推动了其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招收女工。除纺织业外,精密机械加工、冶炼、采矿等行业陆续雇佣女工。1841 年,世界第一产煤国——英国有 6 000 名妇女在煤矿劳动^[12]。1851 年,法国大工厂工人中的妇女比例达到 39%^[13]。

19 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的深入不仅使生产活动由家庭向社会转移,也使以往主要由家庭履行的教育、服务等职能逐步社会化;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经济职能部门的增加和分工的细密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生产经营的非体力劳动型岗位增加;更由于中产阶级妇女为摆脱单调无聊的家庭生活,改变由经济上的依附导致的低下地位,争取分享本阶级男子从事高层次职业的权利及实现自身的发展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丹麦、瑞典、挪威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纷纷颁布有关男女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妇女的就业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仅表现为就业人数的增多和从业范围的扩大,更体现为职业层次的上升。1851 年,英国有 280 万妇女外出工作,占女性总人口的 1/4。1850 年,美国有 22.5 万女工在工业部门工作;南北战争后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妇女就业的人数大幅急剧增加,1880 年达 260 万人,1890 年又增至 400 万,占劳动力总人数的 17%。对妇女开放的职业种类增多,除传统的女工和女佣两个体力劳动类别外,妇女在教师和护士行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美国,妇女所能从事的职业由 1840 年时的教书、缝纫、管理寄宿生、打字、当女佣或在书籍装订厂或纺织厂做工等 7 种扩大到 9 种^[14]。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开始进入法律、医学等一向由男子垄断的部门。1884 年,日本政府准许妇女

担任医生、教师、护士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由以轻纺工业为主向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转型。钢铁、电力、汽车制造、化工等一批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迅速崛起,取代了相对衰落的纺织等轻工业部门。这一趋势加速了社会劳动力整体的流动,也相应地促进了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和职业妇女人数的迅速增加。首先,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和农业现代化因缺乏资金和技术而相对落后的状况致使农村妇女大批拥入城市,其流动速度超过当地男性。1921—1936年,法国约有104万妇女离开乡村,较男性多出近20万,充实了女性劳动大军的队伍^[15];其次,由纺织、成衣等“夕阳产业”转移出来的女工大量进入各“朝阳产业”中实行简单手工操作的生产流水线;第三,工业化、都市化的推进所带来的商业和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扩展以及大企业内部行政服务部门的扩大,非体力劳动职位的增加、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妇女运动所共同推动的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她们大批进入白领阶层。职业妇女越来越多地就业于运输、通讯、广告、销售、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其从事会计、文秘等工作的人数上升最快,上述职业出现女性化趋势。1925—1933年,在德国服务性行业工作的妇女占妇女就业总人数的比例由18.8%上升到32.7%;1921—1936年,法国服务性行业中的妇女比例达40%;1930年,美国30%的职业妇女进入白领阶层,成为秘书和售货员^[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职能的加强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新兴制造业部门的崛起、经济的增长、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上升、公共事业投资和职能部门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年轻女工大批涌入计算机、电子产品生产等行业,而体力因素不具重要意义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及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幅上升更为妇女劳动力开辟了新的

市场。同时,高投入、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通货膨胀等也令她们必须通过参加有酬劳动来满足本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这样,妇女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除战后初期因男子从战场上回到战时由她们顶替的劳动岗位而略有下降外,基本上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1947—1960年,美国妇女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由29%升至37.7%,其成分和职业结构亦发生了明显变化。已婚及有未成年子女的妇女的比例高出了许多,同时,工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为机械和自动化技术所替代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的转移使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1962年,美国已婚妇女占女性劳动力总数的31.9%,6—17岁儿童的母亲中从事有酬劳动的占41%。从业妇女中白领文职人员超过50%^[17]。1979年起,美国职业妇女人数超过家庭妇女,80年代中期,美国从业妇女中就职于第三产业的占66%,在第一、二产业工作的分别为2%和32%^[18],其中从事与生产有关的工作者分别为1.1%和11.3%^[19]。1985年,美职业妇女总数为5010万,占劳动力总量的44%^[20]。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妇女的就业率达41%^[21]。而由知识经济发展带动的新兴产业的增加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兴盛,以及政府采取的刺激内需,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更为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从业面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她们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数骤增:1984—1989年,女性系统分析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增加了近8.5万;1988年,全美5.3万名高级计算机管理人员中妇女占25%,大大超过10年前2.4万人中妇女占18%的数量和比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劳动大军中女性占46%^[22]。在欧洲联盟,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大幅上升,妇女在该领域就业的人数急剧增加,至90年代,职业妇女中的3/4集中于该行业。以法国为例,1975—1990年,其就业者增加了330万,其中女性为300万;1990年,法国妇女的就业

率为 44.2%，其中 3/4 进入第三产业，而男子仅 1/2^[23]。在英国，从事信息管理的劳动者占劳动力总量的 50%，其中 33% 为女性。1996 年，日本妇女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者总人数的比例由战后初期的 22% 上升至 39.2%，其最为集中的领域为服务业、商饮业和制造业。在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通讯运输业和公务员中，妇女的比例呈上升趋势^[24]。而在左派执政的北欧五国，妇女的就业率更是明显地高出其他发达国家：从 20 岁到退休年龄的人口，有 72% 到 83% 的女性和 81% 到 92% 的男性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25]。80 年代中期，瑞典女性就业率高达 84%，与男子相差仅 6 个百分点^[26]。

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其就业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她们不再因结婚而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1988 年，美国已婚妇女中就业者占 56.7%。日本妇女以“M”型就业（即“婚前就业——结婚生子——再就业”）为主。近十多年来，为顺应解决经济发展后劳动力需求量上升和青年学习年限延长、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推迟之间矛盾的需要，也为增加家庭的收入，日本城市家庭主妇纷纷外出打零工。1982 年，其全国打零工的家庭主妇为 284 万，比 1970 年增加 1.2 倍^[27]；1996 年，日本妇女的再就业率为 64%^[28]。

2. 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波动

经济发展对体力，特别是脑力劳动者需求的增加使妇女越来越多地为劳动力市场所接纳，但是，工业革命后家庭与生产场所的分离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使主流社会更多地将妇女定位于家庭，其就业往往被视为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現象。她们通常履行劳动力蓄水池的职能——其劳动参与率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波动，在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

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作用而周期性地出现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情况下,妇女就业率的升降更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当经济处于上升和繁荣期时,妇女被大量吸收到各产业部门中;而在经济疲软和衰退的情况下,她们常常被迫率先退出各自的劳动岗位。上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大萧条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刮起一股“劝退风”,主导舆论强调妇女应将就业机会让给家中的男子,而后者当挣够养家的钱。许多女工在企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其中有些人想用离婚的方式保住饭碗也无济于事。只是由于她们从事的工作大多收入少、声望低,为男子所不齿,才使其实际就业率未有大规模下降。在纳粹德国,政府公然命令丈夫担任公务员的妇女立即解职,并进一步规定35岁以下的妇女不得拥有官方的长期工作^[29]。战后初期,为满足从前线返回的大批男子就业的需要,美国刻意打造“女性的奥秘”,即将住别墅、理家政、相夫教子等作为女性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广为宣扬^[30]。

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盟经济出现衰退,此后虽有所回升,但在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中,妇女的状况明显较男子严重。1996年,欧盟失业率为10.7%,其中男子失业率为9.6%,妇女为12.6%。在它的许多成员国中,妇女的失业率是男子的两倍,长期失业者中妇女占55%^[31]。而欧盟各成员国为走出困境,在欧元启用前后采取的重组经济资源、紧缩财政,减少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抑制通货膨胀、降低利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企业兼并与合并步伐等一系列措施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种种加剧失业的因素。1993年后,日本经济衰退;1997年下半年,泡沫经济的破灭更使之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投资紧缩、经营困难和企业的大量倒闭等致使失业率大大上升。1998年3月,日本的完全失业率达到3.6%,其中妇女的完全失业率增速为3.4%,高于男性。日本一家建筑公司的雇主毫不掩饰地说,“在危机中,我们不得不首先解雇妇女”,“我们将把男子留下,因为他们